

劇喜間人

人詩兩

譯凱名高・著克扎尔巴



劇 喜 間 人
景 場 之 活 生 省 外

人 詩 兩

著者	巴爾扎克	譯者	高名凱	發行人	俞鴻模	出版者	海燕書店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再版
----	------	----	-----	-----	-----	-----	------	-----	-------	-----	------------

★ 有 版 權 ★

總(17)巴外(08)(2001—4000)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場景、軍族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為名貴。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3.40	葛蘭德·歐琴妮	8.80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6.00	幽谷百合	12.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12.00	老小姐	5.80
兩詩人(幻滅之一)	6.00	古物陳列室	6.3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14.00	米羅埃·雨兒督	11.5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8.40	地區的才女 (附：閨人高笛酒)	11.00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人 間 喜 劇

兩 詩 人

(幻滅三都之作之一)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 1949 •

獻給

V · 雨果先生

您賦有拉發埃爾和畢特的天才，在人們還是這樣幼稚的時代，您已經是偉大的詩人了；正和沙都勃里昂和一切真正的才子一樣，您曾經反抗過隱伏在新聞紙背後的妒夫。所以，我希望您的名聲能夠幫助我所獻給您的這本書的光榮，一部分人認為這本書是勇敢的寫作，同時也是一篇滿充有實情的故事。新聞記者們難道不是像侯爵們，財政家們和檢察官們一樣，也可以屬於莫利哀筆下，做為他的戲劇的腳色嗎？所以，當巴黎的新聞紙沒有除去任何的權力的時候，為什麼要用冷笑去改革世風的人間喜劇就要除去這種權力呢！

先生，我很榮幸能够自稱為您的崇拜者和您的朋友，

巴爾扎克

這篇故事開始的時代，斯坦霍布印刷機和塗墨圓柱還沒有用在外省的小印刷所中。雖然安古蓮的專長是把他和巴黎的活板印刷業發生關係的，但是他總是用木製印刷機，就是因為這些木印機，語言中才有了「災及印刷機」（刊書繁多之意）的話，這句話現在是成為過去的了。在那裏，落伍的印刷所還在用塗墨的皮製的「圓球」，其中的一個印刷工人就是用它來塞字的。安放滿充着活字而貼用紙張的活動的印盤還是用石頭製成的，而人們叫他做「雲母石」也是很得體的。近代的偉大的機械印刷機已經使人完全忘記了這種機器，雖然是不完全的，但是我們却因為他而有了埃爾西維爾，勃蘭丹，阿爾德，迪多等公司所出版的好書，我們應當提一提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有一種迷信的感情的老機器，因為他們在這篇冗長的小故事中是有其作用的。

這位施且爾是一位老印刷工人，那些排字工人用印刷業的隱語管他叫做一個「熊」。印刷工人在塗墨

板和印刷機之間或印刷機和塗墨板之間走來走去很像籠中的熊的動作，這些無疑的就是他們所以有這個綽號的原因。反之，這些「熊」却管排字工人叫做「猴」，因為這些先生們不斷的在保存活字的一百四十二個小格子裏攫取活字。在一七九三年的悲慘的時代中，已經有五十歲的施且爾就結了婚了。他的年紀和他的結婚使他逃出了差不多是把一切的工人都招到軍隊去的大徵兵。這位老印刷工人是留在印刷業之中的唯一的人，這個印刷所的主人，或所謂的「老板」剛剛去世，只留下一位寡婦，而沒有兒女。工場似乎要馬上就倒閉似的：孤單的熊沒有法子變成猴，因為以印工的資格，他是不會念書和寫字的。沒有注意到他的無能，一個民衆的代表，因為急於要散發國約會議的布告，就給這位印刷工人授予了印刷業主執照，徵用了他的活字印刷機。接受了這個危險的執照之後，施且爾公民就用他的妻子的金錢去津貼他的主母，用一半的價格還付了印刷所的材料。這還不算什麼。他必須毫無錯誤，毫不延擱的印刷共和政府的布告。在這困難的景況之下，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僥倖的遇到了一位馬賽的貴族，這位貴族不願意移居，因為怕丟了他的土地，也不願意出頭，因為怕丟了腦袋，而且除了找事兒做以外是得不到麵包喫的。毛孔簿伯爵於是就穿上了外省印刷所經理的卑賤的服裝：他就自己排字，自己校對那些下令判處藏匿貴族的公民的死刑的布告，變成了「老板」的「熊」就印着貼着這些布告；然而他們兩個人却都並沒有丟掉性命。一七九五年，恐怖時代的狂風過去了，施且爾·尼可拉斯就不得不另找一個可以當排字工人又當校對和經理的全包工人。那時候有一位拒絕傳

教而在復辟時代升爲主教的教士就代替了毛孔籙伯爵。一直到第一總裁恢復了天主教的日子爲止。伯爵和主教後來就在上議院的同一座位中遇見着。如果在一八〇二年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還沒有比一七九三年念得好，寫得好的話，他却能够相當的應用他的才幹來付給一位經理的薪水。這樣無憂無慮的工人却變成了他的熊猴的敵人了。窮困一結束，吝嗇就開始。一旦這位印刷工人看到有發財的可能，利益問題就在他的身中發展了一個他的地位所在的物質的智慧，然而却是貪婪的，多疑的，深入的。他的實踐冒犯了他的理論。他終於能够一眼就看出各種不同性質的一頁和一張紙的價值。他可以給外行的主顧證明印大號的字比印小號的字貴，因爲大號字不容易搬；如果人家要小號字的話，他就說小號字比較難於管束。「排字」是他一點兒也不懂的印刷工程，他是這麼樣的怕弄出大錯，甚至於他只做些獨佔的買賣。如果他的排字工人是以計時付薪的制度來工作的話，他的眼睛就永遠也離不開他們。如果有製造廠拮据的時候，他就以賤價收買了他的紙，囤積了起來。所以，自從這個時代起，他就已經佔有了一個不知從何時起就開辦印刷所的房子。他有一切種類的幸福；他變成了鰥夫而只有一個兒子，他把他的兒子送到城裏的中學去念書，大半的目的是要預備一個承繼人，而不是爲他完成教育；他很嚴厲的對待他，因而能够延長他的父權的時間；所以，假期的時候，他總要叫他在活字陣內工作，告訴他應當學習賺錢的方法，因而能够有一天來補償爲着撫養他而費盡心血的可憐的父親。教士走開的時候，施且爾就在四位排字工人中選擇了未來的主教說是有同樣的廉潔和智慧的一位

當了經理。這樣的結果，這位好好先生就預備好他的兒子能够管理工場的那一天，這工場就可以在年青而能幹的手腕之下發展起來了。施且爾·大衛在安古蓮中學的研究成績非常之好。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熊，他既沒有知識，也沒有受過教育，他相當的蔑視科學，然而他却把他的兒子送到巴黎去研究高深的活板印刷術；不過他却強烈的訓示他的兒子要在他所謂的工人的天國裏去採集一大筆款項，不要依靠他的父親的錢袋，無疑的他是看到在這「聖哲的故鄉」諾曼地裏可以得到這目的的。大衛在巴黎專心學習他的技藝，完成了他的教育。迪多印刷所的經理變成了一位有學問的人。一八一九年年底，施且爾·大衛離開了巴黎，沒有花過他父親的一個紅銅子，他的父親叫他回去管理一切的事務。那時候，施且爾·尼可拉斯印刷所承印了本省的唯一刊布法院公告的報紙，行政區公署的政令，和教區的規律。這是可以使年青而活躍的人物得到財富的三個大主顧。

正在這個時候，製紙業者高恩德弟兄從安古蓮行在裏買到了第二張的印刷業執照，一直到現在為止，老施且爾都知道把他減低到完全不能活動的地步，因為帝國時代的軍事紛爭整個的壓制了工業的活動；因為這個原故，他並沒有想過方法來獲取這印刷所，而他的吝嗇也就是老印刷所以不振作的一個原因。聽到了這個消息，老施且爾就很快樂的想：他的工場和高恩德諸弟兄的工場的鬭爭要由他的兒子來支持，不是由他來負責。

『我是失敗了，』他對自己說，『但是一位在迪多印刷所學好一切技藝的年青人是會跟他們周旋的。』七十歲的老人就在他能够隨便生活之後嘆息了。如果他對於活板印刷術的知識是有限的話，反之，在一般工人說笑話所謂的「飲酒學」的技術方面他却是非常專長的，這種技術是從欲主義者班達居魯爾的神聖的作者所稱頌的，但是他的學習却是所謂「戒酒會」所迫害的，而且是一天一天的被人所放棄了。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是忠實於他的名字所給他做下的命運的，他是賦有一種不可磨滅的饑渴的。他的妻子曾經長時間的壓制着他對於舂碎的葡萄的嗜好，不要讓他越出界限，這是一些熊的自然的好嗜，是沙都勃里昂從美洲的真正的熊中所看到的嗜好；但是哲學家們都已注意到年青時代的習慣特別有力的在老年的時候重現。施且爾證實了這個道德的律則：越老越喜歡喝酒。他的嗜好給他那熊式的姿態印上了一些獨有的特點：他的鼻子發展得和大寫的A，和鑲高的礮身一樣，他那兩個多紋路的面頰就好像是滿充着紫色的，而常常是雜色的佝僂的葡萄葉似的；您也許要說他是秋天的葡萄藤所包圍的奇異的菌類。在兩個積雪的荊棘一般的眉毛之下，他那可以消滅一切甚至於父道的兩隻光亮的吝嗇狡猾的小黑眼就是喝醉了酒也會保留他的尖銳。他那去了冠帽而被那還捲曲着的斑白的頭髮圍繞着的禿頭可以使人想到拉方登恩故事集中所描寫的五傷方濟會的修士。他是矮矮而大腹便便的，就好像是大多數多吃油少吃燈心的老燈檠的油壺一樣：因為一切事物的過度的結果，這身體就在這特殊的方面發展。酒癖和讀書一樣，可以使胖的人更加肥胖，瘦

的人更加消瘦。三十年以來，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都帶了著名的市政府的三角帽，這些帽還可以在外省的鼓手頭上找得到。他的背心，他的褲子，都是由綠色的絲絨製成的。最後，他還有一個棕色的禮服，雜色的棉線襪子，和有銀釦的皮鞋。這種可以顯得這工人還是在中產階級之中的服裝是非常合宜於他的惡行和他的習慣的，他這樣恰當的表現出了他的生活，甚至於這個好好先生好像是一生出來就是這樣穿好了似的。您不能够離開他的服裝而想像到他，正如您不能够離開衣皮而想像到胡蔥一樣。如果好久以來這位老印刷工人沒有限制他的食客的話，他的讓位也就可以描繪他的性格了。不論他的兒子是如何的從迪多學校裏學到了許多的知識，他還想和他幹些他所久已熟思的好事業。如果這位父親做了好事業的話，兒子就得做一個壞的。但是，在這位好好先生看來，在事業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父親和兒子。最初他把大衛看做一個獨生的兒子，後來他却覺得大衛是違反他的利益的自然的獲得者；他要高價出售，大衛就要賤價收買；所以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位必需加以克服的仇敵。這種因為個人的利益而引起的感情上的變化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遲慢的，彎曲的，虛偽的，然而在這位老熊身上却是快速而直接的，他可以給人看出狡猾的飲酒學是如何的使他戰勝了受教導的印刷術。兒子來的時候，這位好好先生就對他表示出一般能幹的人對於他們的傻瓜所有的商業上的溫和的態度；他就好像一位情人關照情婦那樣的關照他；他給他伸過手臂，他告訴他應當在什麼地方放下腳免得沾染泥污；他給他用湯婆子烘被，給他生火，給他做飯。第二天，在一頓豐富的晚飯中想法子讓他的

兒子微醺之後，狂醉了的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就給他的兒子說了一個「生意經」，這談話是在打瞌之中這樣奇異的說了出來的，使大衛不得不請他留在後一天來談論。這位好好先生懂得好好的利用醉酒來放棄久已準備好的戰爭。並且，他說他不願意再把五十年帶在身邊的機器再留下一個鐘頭。明天他的兒子就是老板。

這裏似乎應當說一說這工場。這間印刷所座落在博劉街通到桑林場的入口處，路易十四世的末年就創辦在這所房屋裏頭的。所以，好久以來，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用來發展這個工業的。地面層是一間大房子，很光亮的有一個老玻璃門朝着街上，有一個大窗格朝着內院。人們而且可以由一條廊子走到主人的辦公室。但是，在外省，印刷的進行步驟總是一個大好奇心的對象，主顧們總是喜歡從朝街的店面的玻璃門進去的，雖然他們得走下幾個梯階，因為工場是在地面層的地平線之下。驚賞的好奇的人從來就沒有注意到走過工場的隘道的不方便；如果他們凝視平鋪在兜住天花板上的繩索上面的紙張的話，他們就要沿着一排一排的活字匣而碰頭，或是被支持印刷機的鐵杆挺掉了帽子。如果他們跟着在活字匣的一百五十二格中採摘活字，校讀稿本，再讀所排的字格中的一行，在那裏輕輕的加上一個隔板的排字工人的話，他們就要坐在壓在石下的浸了的紙堆上面，或者是把屁股放在板櫬的一角上。這一切都是使那些猴和熊好笑的。當人們走到地窟盡頭的兩個大籠子（就是朝向院子的兩間悲慘的房樓，一個是經理的官殿，一個是印刷工頭的衙門）的時候，沒有一個

人可以平安無事。在院子裏，牆是很合式的用欄柵裝飾的，因為主人的名譽，這些欄柵是特別富有動情的本地的色彩的。在隔牆的深處，靠着牆上有一間側屋，是用來浸紙和裁紙的。印前印後的印刷紙壓榨機或通俗所謂的活字板都是在這邊的水溝裏洗刷的；滲着家中所用的水的墨水從這裏流了出去，使從市場裏出來的鄉下人以為是什麼魔鬼在這房子裏洗面。這個側屋的一邊是廚房，另外一邊是堆柴處。這房子的第二層樓有三間屋子（這一層樓的上面只有兩間屋頂房）。這三間屋子中的第一個差不多和走廊一樣的長，不過減去老木梯的圍牆而已，這一間屋子的光線是由朝街的一個小的長方形的十字窗和朝院的一個小圓牖透進來的。這屋子又是等待室又是飯廳。他是簡簡單單用石灰刷白的，使人覺得商業上的吝嗇的素樸。那髒污的石板從來沒有洗過；三張壞木板所製成的椅子，一張圓桌，通到臥室和通到客廳的兩個門之中的碗櫥就算是傢具；窗和門都是棕色而垢穢的；沒有印過或已經印過的紙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雍塞在這屋子裏的。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的飯後點心，酒瓶，盤菜常常可以放在小衣包的上面，有一個裝玻璃而從院中吸取光線的鉛十字窗的臥室鋪有外省人在舉行聖體瞻禮的日子可以沿着各房子看到的老地氈。臥室裏有一張帶有布帳，帶有簾幕，帶有紅絨的飾布的大床，兩張蟲蝕的靠椅，兩張胡桃木而蓋有布繡的椅子，一張老寫字檯，壁爐上有一個花邊。這間屋子呼吸着一種家族的仁慈的空氣而滿充着棕灰的色調，是由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的師父盧蘇先生設計布置的。已故的施且爾夫人所加以摩登化的客廳和理髮館一樣的裝有驚人的藍色的壁板，嵌

在牆邊的雕板是用東方的畫景紙來裝飾的，是在白地上塗着深灰的顏色的，像具有六張藍色漆的羊皮椅，椅背就像是古琴。兩個有粗製的穹窿可以看到桑林場的窗戶，卻沒有窗簾；壁爐上面既沒有燭臺，也沒有鐘，也沒有鏡子。施且爾夫人就在她想對於這臥房加以美術化的計畫之中死去，而這位熊是怎麼樣也想不出這不事生產的改良的用處的，他早就把這些計畫放棄了。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就是蹣跚的領着他的兒子到這間屋子裏來，在這張圓桌上指示他的兒子經理先生在他的指導之下所開的印刷所的財產表。

『你念念罷，兒子，』施且爾——熱龍姆——尼可拉斯說着，轉動着他的醉眼，從這張表格瞧到他的兒子，又從他的兒子瞧到這張表格。『你可以看出我所給你的這間印刷所是怎麼樣的寶貝。』

『「三架由鐵杆支住有雲母石夾板的木製印刷機……」』

『這是我所添加的一個改良，』老施且爾打斷了他的兒子，這樣說。

『「……及其一切的小機件，塗墨板，拓墨刷，長凳等等一千六百佛郎！」但是，父親，』施且爾——大衛說着，放下清單，『您的印刷機只是些木鞋，還值不了一百厄古，應當把他拿來當劈柴燒。』

『木鞋……』老施且爾叫了起來，『木鞋……拿着清單罷，我們下樓去！你就可以看出到底你那可惡的新發明的鐵鎖能够和這些試驗過的老式好機器一樣的工作不。然後，你就不會再侮慢這些和郵車一樣的輪轉而在你一生之中不必再加修理的老實的印刷機了。木鞋！是的，這是你可以找到鹽來煮雞蛋的木鞋！是你

父親二十年來所用而給他留下使你得有今日的好處の木鞋。」

這位父親就從高低不平的用毀而搖動的扶梯上滾了下去，幸而沒有摔倒，他開了那扇通到工場的小徑的門，急促的奔着他那第一個巧妙的塗過油洗刷過的印刷機；他指着他的學徒所油擦過的兩個大橡木的機器。

『這是可愛的印刷機，不是嗎？』他說。

那裏正在印着結婚通知書。這位老熊就把夾紙格放下，壓在壓紙匡上面，又把壓紙匡壓在雲母石板之上，這石板是在機器下面由他使其轉動的；他拉着小棍，舒展捲了的繩子，使石板恢復原來的地位，又用一位年青的熊所有的輕捷把夾紙格和壓紙匡舉起。這樣的轉動了一下印刷機，這印刷機就放出了一響這樣清雅的聲音，甚至於您要說他是碰在玻璃窗上而要跑走的一隻小鳥的叫聲。

『英國的印刷機能够有一個可以這樣的轉動嗎？』父親對驚愕了的兒子說。

老施且爾又輪着奔向第二個印刷機，第三個印刷機，給每一個機器都用同樣的技巧來試一下同樣的動作。第三個印刷機讓他的醉眼看學徒所忽略的一塊地方；罵了一陣之後，這位醉漢就拿起了禮服的衣襟來擦，好像一位馬販子刷馬毛一樣。

『用這三個印刷機，不用經理，你每年可以賺到九千佛郎，大衛。我是你的將來的幫手，我就用這資格來反

對你用這些浪費活字的該死的鐵機器。當您在巴黎看見一位法蘭西的敵人，一個可惡的英國人因為要讓他的鐵匠發財而發明的這種機器的時候，您一定是叫過好的。啊！您要斯坦霍布印刷機！謝謝斯坦霍布印刷機，每個斯坦霍布印刷機值得二千五百佛郎，差不多要比我的三個寶貝還要貴上一倍，並且還要用他那堅硬的性質來打折鉛字。我沒有受過和你所受的同樣的教導，但是你要記住：斯坦霍布印刷機的生就是鉛字的死。這三個印刷機都是很耐用的，東西可以很合式的印出來，安古蓮人也不會再要求你什麼。無論你是用錢來印，用木頭來印，用金來印，用銀子來印，他們都不會多給你一個銅子。」

「『一，』」大衛說，「『五千磅瓦佛拉爾鑄鉛廠所出的鉛字……』」

念到這個名字，迪多學校的畢業生不由得微微的一笑。

「你笑，你笑！十二年之後，這些鉛字還是一樣新的。這是我所謂的鑄鉛廠！瓦佛拉爾先生是一位忠厚人，他所給的材料都是很結實的；並且，在我看來，最好的鑄鉛匠就是人家最不去去的。」

「『……價值估計一萬佛郎，』」大衛接着說，「一萬佛郎，我的父親！算起來每磅值四十蘇，然而迪多工廠的活字只賣三十六蘇一磅。您的螺絲頭只值得鑄鉛的價值，十蘇一磅。」

「這些淺鑄活字，這些草書活字，這些前時皇家印刷局局長基葉先生的圓體鉛字，這些每磅值六佛郎的鉛字，這些五年以前所買到的雕刻的傑作，其中還有許多白鏤鏤的鉛，你都管他們叫做螺絲頭，好傢伙！」

看。

老施且爾又拿了許多滿裝着各色各樣活字的筒子，是他從來沒有用過的，他就拿這些活字給他的兒子。
『我沒有什麼學問，我不會念，也不會寫，但是我却還猜得出基葉工廠所出的鉛字是英國的鉛字和你的迪多的鉛字的鼻祖。這是一個圓鉛字，』他揩着一個活字匣說，從那裏取出一個M的活字，『一個從來沒有被人革除過的圓鉛字。』

大衛知道沒有法子和他的父親辯論。他不是要整個的承認，就得整個的拒絕，他是處在「是」和「否」的中間的。老熊把曬物所張的繩子也開在清單之內。最小的印片單用的鐵板，木板，大碗，石頭和洗東西的刷子等等，這一切的一切都用客裔人的謹慎開在賬內。總數是三萬佛郎，其中包括有印刷業執照和廣告的費用。大衛自己問自己這事業是不是做得通。老施且爾看見兒子瞧着數目字發饒，未免覺得不安；因為他寧可有一個強烈的爭辯，而不要一個平靜的接受。在這一類市場中，爭辯就是宣告一位能够保衛利益的能幹的商人。老施且爾曾經說過：「鼓掌贊同一切事物的人是一個錢也弄不到的。」他專一的偵探着兒子的思想，他點數着發展外省的印刷所需要的壞器具：他輪流的領導大衛觀有一個絲光壓機，一個預備做城裏工作的壓裁機，他對大衛大加誇耀這些機器的用處和堅固。

『老器具總是最好的，』他說，『在印刷所裏，我們給舊器具所付的錢應當在新的之上，好像付錢給打金